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主编 陈思和

2001年中国最佳

短篇小说

21 SHIJI  
Zhongguo  
Wenxue  
Daxi

春风文艺出版社

# 2001年中国最佳 短篇小说

本卷主编 王光东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陈思和主编.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  
ISBN 7-5313-2404-0

I. 2… II. 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短  
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080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9 $\frac{3}{4}$  插页: 2  
印数: 1-6 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李殿华 常晶  
封面设计: 耿志远  
印刷监制: 张斌

责任校对: 李守勤  
版式设计: 马寄萍

---

ISBN 7-5313-2404-0/I·2106

定价: 16.00 元

21

#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编委会

丛书主编  
丛书编委会

陈思和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光东 许俊雅  
吴义勤 李安东  
陈思和 张清华  
严 锋 张新颖  
林建法 曹文轩  
谢天振

本卷主编 王光东

丛书策划 韩忠良 殷永清 常 晶

# 总序

陈思和

公元 21 世纪的脚步悄然走进我们疲惫不堪的生命旅途，这虽然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时刻，但当我们身处 2001 年年底来盘点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成果时，却多少有一些若有所失的怅然。春风文艺出版社耗巨资推出“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 年最佳”十种，以期能为新世纪文学创作留一珍贵痕迹。我受命于朋友们的信赖，担任了这一大系的主编工作，约请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把卷展读，兢兢业业，不敢有任何的轻怠。越读到后来，就越感到难以下笔总结。这一点感觉，我的几位担任分卷主编的朋友们也有所知，只要读每卷序言便不难体会到这种难以言说的意思。

当然这并非是说，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并无创意。只是

与新世纪的中国内地在经济上加入世贸、体育上足球出线、外交上申奥成功等一系列象征“国运”的喜庆相比，与理论界有关“全球经济与本土民族化”、“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热烈争论相比，文学创作似乎过于平淡，甚至没有轰动一时的争鸣之作。因而在今年以来，表面上看去是文化兴而文学衰，无所不包的文化批判大有取代文学当年所承担的社会全能的趋势。而文学似乎难以与时俱进，无法积极应对时代提出的新的挑战。但也有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开始成熟了。正如一个洞察世故的成熟的人一定是我行我素、处惊不变的人。稍经一点风浪就大喊大叫的，总不外是没见过世面的毛头青年。全球化究竟会给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问题，目前谁也难以预料，而生活还没有充分展开的现象要求在文学上加以深刻的揭示，也是勉为其难。我们自然可以从政治家或者理论家那儿找来一些观点、逻辑以及外国的经验材料，然而这与生活实际所展示的丰富性相比，毕竟显得又表面又肤浅。文学如果从观念出发来揭示所谓的社会生活本质，虽然会一时哗众取宠，却不可能真正展示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与真实性。我们的文学正处于无名时代的文化状态下，其不可能像共名时代那样，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世界观。人们对生活本质性的关注早就让位给对生活具体细节的感受，这就必然要求多元化、感性化，要求文学创作善于从具体的生活现象中，揭示出作家对生活的感受程度。文学是否需要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它应该如何来应对时代、以致调整与历史进步的关系？显然，这不一定是文学所必须回答的。文学创作自有自己的

艺术审美规律，不能也不必要按照历史进程的规律而盲目追随，上一世纪的文学史经验教训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两种对文学的评价观点，其实都生成在我的脑中，盘桓在我的心间，分裂着我的情感。本来在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已经有了普遍共识的文学本体观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似乎又有了重新讨论的可能。作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学者，如果我们无法概括出一点能够涵盖主要社会症状的社会矛盾规律，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文学作品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如何来评价作家面对生活的创作动机和创作心理？回顾上一个十年之初，当一种深沉的挫伤感折磨了作家最敏感的心灵痛处时，我们读到了像《心灵史》、《叔叔的故事》、《九月寓言》、《我与地坛》等最让人们激动的作品，在形似涣散的精神状态下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依托了民间大地的滋养决然而起，这是记忆犹新的历史。然而，当历史平安过渡到新世纪，这样的深沉感被严重蚀化了。当然我们不能说 21 世纪之初风波不兴，但与我们切身的关联似乎不多。与上一世纪相比，确实，一百年前戊戌之痛庚子之乱辛丑之耻的记忆已经淡漠，九十年前辛亥之变共和之梦的激情已经过时，八十年前外争强权内惩国贼的愤怒已经消解，七十年前外祸内乱明末历史重演的忧虑已经陈旧，六十年前河山破碎杜鹃泣血的刺激已经遗忘，五十年前百废待兴强国之梦的狂热已经破灭，四十年前闭关锁国夜郎称王的梦想已经清醒，三十年前浩劫当头群魔乱舞的恐怖已经消散，二十年前死里逃生般的洋插队狂潮已经平息……一百多年来中国被强制性纳入世界性格

局以后，像恶鬼般苦苦纠缠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无非是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即如何治愈痛到心灵深处的弱国受辱的创伤。然而，当新世纪悄然来临时我们的百年情结似乎突然释放了，于是我们兴高采烈，顿时失去了许多记忆。于是我们这个民族中的有些人，在“9·11”事件发生之初，会有人对灾难幸灾乐祸地窃笑，当海峡两岸偶有风波之时，会有人摩拳擦掌闻鸡起舞。魔鬼在原始正义感的旗帜下又一次利用了人类的盲目和狂热，使人类理性和民族自省注定要经历另一场严峻考验。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未来历史规律，匆匆预言未来生活的本质性矛盾时，对这些弥漫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复杂心理却漠然置之。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冲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对未来历史发展的共识，但如果用这样的理念涵盖了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理论又一次走在创作的前面，那么，对文学创作究竟是祸是福？我总觉得中国眼下的景象有点不自觉地重复着中国30年代的历史旧象，具体的证据不必在这里说，关键是我们知识分子能否走出历史划定的怪圈？这就是世纪之交时鲁迅传统和鲁迅精神引起激烈争论的最深刻的社会原因，我想，也是知识分子将如何在新世纪继续薪传人文理想的最直接的社会原因。

随着中国进入WTO，全球性的经济体制肯定会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否可以由此推论，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全球化与本土民族的矛盾？我觉得要考察这个历史事实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另外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的全球化问题是在追求现代化的前提下发生

的，事实上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地追求现代性，都是全球殖民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别无选择的道路。我们每一步行走都伴随了痛苦的代价，但又是摆脱东方亚细亚式的野蛮与专制的必要过程。鲁迅在30年代就告诫人们，不要在宣传沦为民族奴隶的痛苦时忘记了做自己人的奴隶也同样是痛苦的。这些现象的复杂性就在于无法用浅显的方程式排列出社会现象的正反两面是否等值，复杂现象很难用理论形态来说明，于是我们就需要文学，需要艺术家们用含混但又是极为丰富的艺术形象来表达日常生活给予我们的复杂的审美感受。

文学研究者要对文学形象的独特性进行透彻分析，就离不开对生活的透彻的理解。而如果从一个理论观念出发去看待生活现象，或者用孤立、互相割裂的视野来考察生活中现象，都很容易片面放大生活中的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不能尽可能全面地历史地考察生活现象。虽然，这不是文学的任务，也不是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文学创作者真正关心的是他对生活的全部感受是否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出来，文学研究者的工作是考察这些艺术感受是否能够唤起相应者的感情的共鸣，由此来决定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用旧俄时代的文学史为例子，惟有诞生了奥勃罗摩夫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奥勃罗摩夫性格的不朽的分析，从而才会产生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旧俄社会的透彻批判的精神影响。一切都不能倒着运转。一个时代不管其伟大还是不伟大，都会以极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来滋养文学家的心灵，关键在于我们的文学家是否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文学，我在前面所列出的盘桓于心间的两种感受也许并不矛盾，因为一个真正直面生活本身、与广大社会底层的人类呼吸与共的艺术家，他本来是不会舍弃那种来自生活、又是与生命血肉相连的艺术感受，而他所要舍弃的，恰恰是来自生活以外的属于人类观念性的因素。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讨论文学，那么，从上一世纪的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所发生的悄悄变化正是趋向这一轨迹。放弃高调，脚踏实地，以具体的个别的感性的艺术追求来开辟文学的新境界。从我们所选的十卷文学大系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一变化的痕迹。换句话说，新世纪第一年的文学创作，正是上一世纪文学走向的顺理成章的自然发展。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作家们依然沿着原来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用独特的敏感来体验着日常生活的刺激。我们在编选大系的过程中故意不推荐那些乌托邦色彩过于浓厚的作品，相反，有些让人读之感到震动的艺术作品，恰恰是显得有些陈旧的内容。如中篇小说卷收入的《奔跑的火光》（方方著）和《玉米》（毕飞宇著）两部小说所描写的农村妇女的命运，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惟其是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才显出中国妇女命运的可叹可泣。《奔跑的火光》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使农村妇女产生了追求物质与自由的欲望，失去了原始的道德感的乡间娱乐也使她们有了赚钱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在一个经济上比较富裕、男性农民不需要去“南方”打工的农村环境里，传统的生活观念又是何等野蛮地制约了人们的命运。一个现代背景下发生的古

老悲剧，不能不让人对当下生活产生深刻的反思。我们再读散文卷里所收的长篇对话《杜高档案》，讲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微不足道的真实命运，但惟其真实性，才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档案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可怕的威慑力，让人毛骨悚然。这样一些问题虽然属于历史，但对当下生活的认识，能说是已经过时了吗？相反，过于贴近当下生活的故事，有时也未必能产生真实的力量。我在审读短篇小说卷时删除了一篇曾被有关杂志看好的作品《找打》，这篇小说反映民工遭受现代资本家欺压的遭遇并非没有价值，构思中也不乏吸引人的独特性与巧合性，但问题在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总是在情节上制造出为了强调效果而编造的夸张痕迹，使艺术感染力不能不受到损害。即使在入选的《马义的眼泪》和《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两个短篇里，这样的夸张痕迹仍然是在所难免。我同样很赞成艺术必须接触人间苦难的说法（之所以选这两个短篇，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审美考虑），但是我仍然希望看到人间苦难与心灵感受这苦难的过程中所涌现的灵魂大搏斗和大痛苦，那是不应该为技巧所侵害的一种纯粹的艺术境界。

我们注意到当前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多少代表了文学的主流，也就更加能反映出某种客观的束缚，于是在选择中较多地有意于体现民间立场与个人立场的好作品，而在诗歌、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卷里，选择的余地则要更大一些，那里的发表空间要宽阔得多，从而也更能体现出创作心灵的自由形式。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新世纪文学的面貌，我们还特地设置了与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

不一样的中国台湾文学、中国香港文学<sup>①</sup>和翻译文学等卷，以另类的姿态与中国内地的文学创作正好形成比较和对照，使我们的读者更加直接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学，感受到文学的丰富性和心灵的丰富性。只有在文论卷里，我们稍稍涉及了一些知识分子所思考的宏大理论，但也是反映了文学评论领域的各类意见，并非有什么导向性的意见。

这次所选的各类文学作品，涉及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如在我们内地的出版历史上，从未有过专门的翻译文学、中国台湾文学、港澳文学、文学理论等领域的编年体文集，所以这项编辑大系的工程给我们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没有经验，遗珠之憾总是难免。但我还是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他们的辛苦劳动推动了这项工作，使这十卷书能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套大系的编选原则与我们以前主编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基本相同，那就是充分注重编选者的个人审美态度，不随大流，更不随媒体的宣传，凭独特的眼光来考验文坛也考验编选者自己的声誉。每年一辑十卷，雁过留声，方方面面地保留下新世纪文学的信息，为当今文学创作保留一份坚实的行走脚印。

2001年12月4日于黑水斋

注 ① 本卷原来安排是港澳文学卷，后因没有入选澳门文学，所以改为香港文学卷。

## 序

王光东

翻阅 2001 年的短篇小说，似乎难以用一种明晰的语言来表述它的特征：它没有人们所期望的新世纪开始时的那种激动和惊喜，但却实实在在地探索着生活秩序中生命的种种形态，它缺少那种激情昂扬，但却在普通人生的展现中，发现着生存与精神的意义。它传出的声音是散漫的、没有主调的，但每一种声音里都有一种执著的艺术追求。这样一种描述似乎是无力的，因为这样的描述同样适合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小说创作，并不能准确地传达出本年度的小说特点，但是否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文学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以“时间”的概念来划分，精神与艺术的产生总是与过去相连的，以为我们进入了新世纪，文学也必定会发生着新的变化，那是很让人怀疑的。然而在这种延续的过程中，一些新的因素也的确在悄悄地发生着：比如民间立场写作中出现的资本压迫、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更多地回到了具体现实生活的过程中，等等。除了小说内容的变化外，在阅读 2001 年的短篇时，

还有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小说的艺术形式大都有着个人性的特点，叙述、结构、语言等各方面，都有一些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形式意味”中更多的现实内容，这种“新的因素”和小说的艺术性是2001年短篇小说的特点也是我们编选这本小说集的一个基本标准。

所谓民间立场写作，就是用“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世界的态度，来表现对时代真相的认识。这样一种叙事空间曾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出现了《九月寓言》、《活着》、《马桥词典》等一批优秀的作品，作家在与“民间”的对话中，获得了新的精神向度，在本年度也有莫言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出现。本年度的短篇小说中却出现了以往“民间文本”中很少出现的一种新的因素——经济资本对民间社会及底层劳动人民的压迫。《马义的泪水》写的是孤儿寡母为“钱”所累，在屈辱无奈中默默地挨日子。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民间底层生活者，已无法让我们体验到他们生活的欢欣，即使卑微的满足中偶尔流露出的微笑，也已消失了对生命自身力量的某种自信，而有着无奈的辛酸和悲凉，坚韧的挣扎只是为了实际的利益。《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则呈现出民间的另一种生活场景，民间自足的生活中自有一种快乐和美丽所在，但飞来的车祸却无情地打断了车小民的生活梦想，这是否象征着民间总是纠缠着苦难和不幸？刘庆邦的《相家》则在农村风俗人情的描写中，把母女俩细腻的心理世界准确地传达出来，特有的民间生活氛围有着动人的魅力。从如上作品中可以看到民间文化形态总是以极其丰富、变化的内容为文学创作提供资源，虽然作家对民间的理解及其意义的发现有所不同，但与民间相关的精神和情感则始终是作品获得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本年度出现的《骨头》、《浪漫的雪姨》、《病中逃亡》等作品则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叙述中，透露出对凡俗人生超越性精神

追求。陈继明的《骨头》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在父亲的回忆讲述与现实人生描述的交叉结构中，把“复仇”“名誉”等支配人生追求的概念与生存的实际过程联系在一起。活得有出息是父亲对儿子的企盼，因为有出息就有“名誉”，就是对以往残害自己家族的人的复仇。问题是这个被父亲讲述的有关“复仇”“名誉”的故事竟是一个“谎言”，在给祖父母迁坟后，父亲才告诉大家，“复仇”的对象根本不重要，因为是自己人先下手把人家给打死的。这样的结局会留给大家怎样的思考呢？精神的追求也会有着这样难言的苦涩和悲凉。张一弓《浪漫的雪姨》中的爱情故事有着古典的神韵，雪姨的善良、温柔、激情以及高尚的心灵，所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感动，还有对当下“平面”人生的深刻反思。

《换牛记》、《倒立》、《父亲和骗子》等作品则与当下的社会变化息息相关，《换牛记》的现实感，《倒立》在人生变化中留下的诙谐与苦涩，特别是《父亲和骗子》中“善与恶、真诚与欺骗”之间难以言说的人生感悟，既有对人性的探究，又有对现实的批判，其艺术空间是深厚和耐人寻味的。

表现生命、探索生命的内涵及意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先锋小说一直重视的主题。进入90年代以后，作家开始更多地把生命与现实关系联系起来、在生活秩序与生命状态的纠缠与联系中思考其内涵和价值，在叙述语言上趋于群体性与个体性相融合的语言表述方式，在思考生命问题的同时思考现实人生的种种问题。生命的内涵与现实生活的内涵共同构成了本的内容，这一小说特点也体现在本年度的短篇小说中。李晶《妇外科的个别病人》，在一个妇科病人住院手术的过程中，细致、哀婉地写出了生命对自身完整性的依恋，与此相关的则是岳主任对生命“完整性”的漠视，不负责任地要割去病人的器官。在这种对立冲突中，我们看到了小说的内在张力——各色人对生命的态

度。魏微的《储小宝》趣味盎然，隐含着对储小宝生命历程的思考。时间到底从我们身上带走了什么？——年轻的容颜？爱情？一点点快乐的回忆？世事茫茫，生命在悄悄地流逝，谁能更改自然的规律？

在2001年的短篇小说中，韩东的《一百美元》仍然延续了他以往小说的特点——以对现实逻辑的故意偏离，解构世俗既定的规范结构，在“正人君子”杭小华蓄意嫖娼的整个过程中，使人理解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守望者的爱情》等作品，所叙述的人物与场景大都有一种飘忽的意蕴，迷蒙中似乎有一种东西在吸引着阅读者，是否人生中原本就是有许多飘忽不定的东西呢？

在新世纪开始，编选的这本小说集，使我们看到上世纪的艺术探索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已经渗透在这些作品中，成为未来文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未来优秀的作品肯定不会与此没有联系。

目  
录

总序 .....	陈思和	001
序 .....	王光东	009
骨头 .....	陈继明	001
浪漫的雪姨 .....	张一弓	019
病中逃亡 .....	温亚军	034
拉车人车小民的日常生活 .....	陈 武	047
马义的泪水 .....	张执浩	064
松河,松河 .....	朱庆和	076
相家 .....	刘庆邦	086
锁阳 .....	漠 月	101
酒肆 .....	徐 岩	116
换牛记 .....	迟子建	135
倒立 .....	莫 言	150
父亲和骗子 .....	叶 弥	168
一百美元 .....	韩 东	183
妇外科的个别病人 .....	李 晶	215
守望者的爱情 .....	郭小橹	232
储小宝 .....	魏 微	252
昌盛街 .....	王齐君	270
皇帝.....	哈 金	283